



樓山堂集第九卷

貴池吳應策著
二妙集九
齋坐策

策

擬進策 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眾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為言者皆負上又以為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為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誼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大邊材次

妙九

禮部

一

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即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為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為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墮因之究之柄且為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弘顯之禍議者皆以為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為失體也幸其

時丙吉為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廢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為政有體即其一時可以概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為相其盪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如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跳邊隅孽生宮禁逆璫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閭閻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叢

妙九

二

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為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啟之何也失體也且今日之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由此也故臣願陛下弘攬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即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即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陛下所為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為啟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即以蹈漢宦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為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上之操切既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即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

此為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為朋黨而其病由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小人指君子為朋黨君子亦自以為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閒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為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慎繇與劉瑑竝相慎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為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

妙九

三

未嘗不歎服瑑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瑑言為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慎繇之言未可以為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瑑之心而明主宜持慎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瑑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瑑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為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巖叟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即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即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巖叟之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竝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竝用終

君子盡去小人獨留益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竝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瑒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兩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曾布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恬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即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觀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冲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試觀即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躡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志念於國家誰快心於

妙九

四

報復其擠撥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上使眾正彙進而儉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登進愈雜而黨與益分黨分而邪者日勝其勢不釀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為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為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隳於旁參垂成之功棄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宋寵任大臣至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由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歎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

妙九

五

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為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為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為所劫制者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為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為尤甚我皇上躬戡璫禍手攬萬幾念寇之交誼也尚方之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歸操柄於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內鎮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即昨者召置輔臣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

即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餘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硯硯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陛下即有所信任而人亦洗濯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閒析肝吐腹不

妙九

六

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由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雜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未一聞而聽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愚以爲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即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翹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恍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

盡忠人主者而陰黨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沽其直今試讀其骨肉大臣等語是為何意乎息夫躬懷詐傾覆議論無所避其慝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董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覩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見輕夷狄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為營救其厄賈誼蒙譖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為絳灌而發則一重朝廷之體而已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覩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天下窺之後世曉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及詳其平昔立朝之概無驟予以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皇上開道求言不遺微細其乘上之

妙九

七

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己之私以言為微倖者不可謂無然嘉猷碩畫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真能言者反有所疑而不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下利病彼亦曰條陳天下利病而究所謂痛哭條陳者挾息夫之詐行袁盎之私而已況才能不及二子而遇或過之然則真能為賈陸者亦將卷舌吞聲惟恐與此輩同類共進是陛下雖欲聽之而誰為能言諸人雖千百言之誰為可聽言路固有以開而愈塞者此時是矣為今之計陛下毋遽下拒言之旨也以其言下部考核其當否於在位者稽其立朝之節而於士庶又實訪其行己之素然後以臣所謂分別其心之公私者用以嚴其誅賞而於言之可從者則務力行之以責其效毋徒博一時愉受之虛名如是忠言至計不聞於

前又聽其言而功不立事不成者臣亦自是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

勵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俗之偷下為可懼夫風俗之厚薄生於人心廉恥之有無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繇繫而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往者逆璫之亂稱誦比附者徧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陛下起而盪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而喙尚張寇氛轉厲吏治益偷貪風不息陛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關門受諫弘示買駿之意彆寄式蛙之思謂天下治功將繇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為然者以今偷惰已久頑鈍成風

妙九

八

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適以贊其邪枉之心而益啟其僥倖之竇耳夫風之行也必有從倡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於人之始進見之士必從身家矢志故居官亦有以自立今士子自讀書取科第外入官者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覺天下不知更有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人輒病之為矯戒之為取禍而又有二大臣怙勢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無君哉而我也何知多壘為恥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仗下喑啞見謂先幾之哲閭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事相率而為欺百僚苟且以祈免而趨時若鶩者反因之據僥乘邪以益肆其志而愉快臣憂此風不革不至於極敝大壞不止也今陛下誠遠覽大奮罷尸素之大僚窮蔽煬之積愚誅鋤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者

挾邪倖進之私內慎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任外
嚴巡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者不得推官
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夫之禮相待士以倖聞令自
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敕巡按
御史嚴禁鄉紳請託而并設為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
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
有也必至於多為之制而後生此亦非盛世事況其相胥而
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更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之
足治也故昔之蒙業而治者盛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書言
率祖詩云由舊雖古盛帝明王亦倦倦以此為戒是故非開
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舛也蓋開創之君躬懲禍亂身歷艱

妙九

九

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欲為善後之
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常自我而立為一代之法若子孫奉
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舊章乎即至陵遲衰微法久滋
弊然道有貴於變通者矣而非貴於改革也臣嘗觀三代以
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明為極備臣請言其變之
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簡略蕭曹皆文法吏不能
考古定制故賈董之議更變者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
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
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自有法而魏相為一代賢佐史但稱
之曰好觀漢家故事而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
而亡此漢之明驗也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
其臣討究辨論而定為制故其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
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為未詳故其君臣亦時

有損益然未敢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浸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苦兵閒涉歷甚深既而鑒觀往古考證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邇以承平既久瑕釁時作敦文寡效右武無烈版圖在而用日匱主組盛而事不舉論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法之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敝不能守考察之法而官貪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極敝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祖宗之法乎即非祖宗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敝就其敝而剔之猶足爲治法更而無漸則人情易駭駭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陛下不

妙九

十

窮其法之所自敝而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驟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微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敝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端而釐其弊此尤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就使得人而此不能從業者將何以置之夫隴上輟耕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投筆而歎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甫下騎射之令又聞士既覲望於官之易得又致憾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令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陛下申明祖制而又度時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專精於此俟其既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其詔令而下不能行

下愈多其條陳而上不能禁久之生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今日之深憂也

儲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得者亦其漸靡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衛霍奮光武中興而吳耿出唐以李郭為再造宋繇韓岳為僅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陛下之求將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尚方之授而斬將塞旗之捷無聞惟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禽反之績未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挾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而盡亦豈為過乎今文臣膺經督之任者即毋遽言新建威盛之武功如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以禦虜或以勦寇其布置方略

妙九

十一

亦可踵而師其智也武臣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即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輩亦庶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松之屬尚在制而用之亦何至虜軍實而長寇讐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陵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掣武臣之肘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由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嘗濟掇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鉞及於平流而壁壘無臨淮之色以視師重臣不過由資序得之素無小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為敵輕功之所為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合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東有司此非惟不可行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為將怯薦用祿山其禍至傾宗

社此其明鑿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今文武臨制之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簡擇文武預儲其材以備邊方之用以待緩急之求者臣以爲當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兵者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文臣即自負管葛武臣即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試卒然拔之草野之中而推轂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己已之役陛下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觀矣陛下嚴重武科行之已久乃熊羆之士不聞即出今又下明詔使制科兼行騎射并試武經意將召虎之臣即由此奮乎夫今士大夫雍容惰窳不習勞勩借此以磨勵其氣而廣其技能可也豈經略邊方之才遂由此出哉則臣所謂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爲兵部者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令起家之士無得遽選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所

妙九

三

知推有方略者以上第八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調補之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推補此屬以益練其材而久其任邊撫缺又即以道臣推補然後入爲左右司馬出爲經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而皆取之此司而足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乎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略善兵者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今武選專董其事其雜試邊方備歷參游自偏裨至大將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於任事見功之後如此度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厚封賞以招之以庶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不能即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為皆無用者致之也朝
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施此數無
用者皆足為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國家無
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無用也則
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古然得強毅
有為與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用否則多一官
即為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之吏其能已見於
天下矣果皆有用作乎銜署巍然體統如故而官無一事者
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餼而權所不屬猶未深為民厲也
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
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為能於是不但己無事又能廢人之事
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
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故非盡汰滌而兵不可練非益簡

妙九

主

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為不費無用
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
朝廷之議節省議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釐祀
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
有言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
之情以動上今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
誠有如蘇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
不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為欺臣見陛下數年所下
之詔適為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為百姓除害而害益加
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亦何益乎
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即三者之中臣亦不能縷
舉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約可以類盡矣抑臣於
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教

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即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既多下之趨舍愈眩有司非人人得其歡心不能免於罪戾而違專心職業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度無用者次第減除而南直御史之差當有所併於是有所無十羊九牧之擾百姓省供億罪贖之費其有關於吏治民瘼者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寬於收人嚴於置吏輕於假名譽而重於畀事權蓋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爲無如今日之甚者也

養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遼東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斂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蓋民財耗之於國

妙九

西

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胥役十之八其餘則皆以風俗之侈靡而做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訕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書役則各衙門之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獨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郡縣不得不媚之以免錢之實此既奉之以實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株累幾何毋論惡民盡而良民皆盡矣臣大略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嘗從縣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乎在私乎而況藩省所屬之多乎由是即日嚴火耗之禁厲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

出也至胥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以千計各司郡以百計夫此輩如第在官取值耳何不以其貨買田產爲富人而必爲此者以其本朝入而利夕倍也臣觀京都之胥起層臺築別館後房婦女數十而在郡縣者履絲曳縞意氣腴膾合天下此輩蓋不知幾萬萬矣其爲民害豈可以億計哉若夫風俗之侈靡先自京都及於郡國嫁娶無節燕會無度婦人一簪之飾一衣之費輒值中產而都市奇淫之設日甚一日所以天下之財不見其消有時而盡蓋爲是也漢賈誼至於流涕唐丁公著以爲此當勞聖慮豈無見哉臣以爲此一事當使南北兩京兆及巡城御史設制禁之而有餘然後郡國可以漸化至於巡按之贓罰直當報罷而一切罪錢直令所司置簿登貯以爲郡縣軍興振給之用而不必更煩司農之拮据復命則盡以其數報上

妙九

五

於此中染指者事聞逮問於是巡按正己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員名照隸快設工食以盡革其頂首亦如吏員當銜之例自郡國黨用而撫巡監司所用即自府縣習文法號謹愿者取之犯法者并坐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乾沒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塞此二害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即從其所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陛下慮者又豈止財盡而已哉

塞貪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

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沈疴可以立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由於官貪陛下跡得其情亦既赫然下嚴旨懸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豈貪之必不可禁歟蓋皆遏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蒞任之源也京宦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始一窶人子百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干謁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選矣鑽缺矣不惜倍息稱貸以求之矣鄉貢監吏求之較

妙九

六

難則圖之必力而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朝來索逋者暮至矣此即不取之於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即取償於外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奧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繫於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議有蒙薦而益美其遷凡此能虛得之乎視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貽餽而其人即以其厚薄之數為效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賞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益設為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為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凡上之所為包直有一非下之膏血所充乎古繡衣使者之境也墨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貪者畏其將及也已豫為營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即號為才能矣而實登剡章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薦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

而廳而懸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意恐授之瑕釁矣又守今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失歡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注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耶臣約略計之士自始達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橐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贖緩何以充之非刻削敲扑何以致之然則不爲吏已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哉亦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皆遏之於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邸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貲及干謁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按爲之參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錮而絕其仕進庶乎各有所懲又設二府及坐之令吏垣銓司部尚書調舉凡選官及考察之年受屬通賄及不能禁奸胥弄法者事發同坐巡方御史則都察院選任凡巡方不職及薦劾謝免事發者同坐又令在京兩衙門言官凡內外官鑽缺營薦及吏部巡方受賄不發許兩衙門各員每年糾劾一二人其扶同不發者歲終議處如此貪之源可塞矣即不能盡塞臣所設爲塞之方簡而易行誠著爲令而法在必遵則貪之風亦可以次稍除夫天下骨性峭潔之人既第猶若寒素即入官廩百折不變所守者不可謂無然亦寡矣聖王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則向所謂時勢之流相激使然者今逆窮之而復爲不可踰越之勢矣是即臣今者所爲澄吏治之大端矣

妙九

七

樓山堂集卷第十

二妙集十

貴池吳應箕著

策

兵事策

井序

崇禎八年乙亥歲盡賊破和州已圍江浦自除夕元旦
 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嘗與士大夫
 游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為未盡也諸公
 中有雅識者以予嘗有漆室之憂又好妄談天下事因
 問子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欲以胸中所畫者著之篇
 會警邸報未確然予以見於南中者意推之天下事
 亦略可觀耳因為策十首自及寇以至城守江防者
 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談南也事始於兵故曰兵事
 策時丙子六月

妙十

唐石

一

策一

今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外備邊內禦寇之發難也已二十
 年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殘城
 郭殺吏民馳突出入徧掠四五省而不能滅然則此二患者
 遂與國家終始乎方之苦邊也天下憂耳有知其即寇
 倡乎自有東事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加矣災幾見
 矣天下洶洶已非一日撫循不加賦斂益急貧吏輒曰功令
 嚴耳功令嚴耳敲骨吸髓以名急公而私者實不可問奸胥
 猾吏所以因緣其閒者殆又甚焉於是民等死耳幸而少緩
 須臾何禁不為盜而逃軍叛卒或以將吏之過苛或以資糧
 之不繼益去為盜倡故邊之不靖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
 之愈熾而幸邊之稍寧以益急寇而緩邊此不亦如畏影者
 日中之走愈疾乎愚以寇不盡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謹備邊

而竭天下之力以盪寇假如寇不即盪邊益加警萬一烽火
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兵而已絀寇矣欲逐寇而已忱矣
不知此時誠何以應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
分三股流轉於秦豫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易向矣況中外
並劇寇交訖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庶幾乎功之兼成也
豈有莫哉故為今之計幸寇不大動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
益創寇者非但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壤故敗軍
之氣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
使一大創今既併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
設方略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素所擠擢之士大夫
身習勞動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
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即及其鋒而用之文自督理二臣以下
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升賞以分布之

妙十

二

於邊即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卒厲不懈而驅之破吾意
將帥非向之以空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卒之轉戰逐
寇者日狎兵革宜亦與向之坐甲裏糧未見敵而氣沮者不
可同年語也如此則東事可以得志夫論前之勢寇之起也
以邊繇予之說邊之平也即以寇故用兵者國家之不幸而
實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第不知所以滅寇者果何如也

策二

天下方憂寇之不能即滅愚欲以殺賊之兵破母乃效之
必不可見而言為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劇也乘而舉
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為一時之計闕其入焉已矣
不能必大創也故莫若謹備之若寇之所恃者流矣無關
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得不至焉幸矣至而城不下殺
掠不甚即言功矣惶恤其鄰之整乎故寇不勝備也惟滅之

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破其勢散非方略不能窘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愾日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撫循有餘可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即號稱風厲不過操法以馭下非必身督士卒親冒矢石也每郡防衛即有額設之揮總屯守之兵卒不過於上司巡臨顧情操演以壯軍容以完故事而已亦未嘗躬擐甲冒手執干戈以并命於堵截也是故以寇之流轉不息而後中國之文武將士日夜防禦卒厲之恐後則兵當日強兵強則寇當自滅以滅寇之強兵即以前此能將者將之其經撫司道亦選之此中而自足又并前此備邊之精兵以合而用之則東事可以得志夫兵猶器也器不用則坐壞手不習器則至於扞格而不能操往者國家不常用兵

妙十

三

故一發而不能支及數次躡邊竭天下之力以從事於東而兵或取於召募或藉之調援猶之不用也及兵合矣而亦退歷數年未經戰鬪猶之不用也故我兵常弱然而亦數年未舉矣我日用之於寇弱者可強彼坐而不舉則強者又當弱強弱之形相反而用之有人此真百年一時也昔宋之弱也羞古今矣金再入而國不守張韓劉岳之徒起而收拾餘燼不數年而金幾蹴要其始皆繇破羣盜而習戰降羣盜以益師張俊之破李成韓世忠之平趙忠范汝爲岳飛之破楊太張用劉光世之擒郭仲威邵青用軍行師號令如山而招降制勝所當輒服則惟戰之力也故天下方憂流寇不能即滅而愚以爲破之助夫果以此爲助則用兵於寇者奈何不務力也

策三

中國雖有勝兵能即破乎則談何容易也夫今之與昔之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妄籌之夫昔破全遼而不能有則我宜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尺之效也未爲失算乃圖事非人兵再覆陷關隘之外兵不敢窺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若用兵關隘而以島師覆其巢宜可以得志自毛帥糜餉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插之求款也我宜撫而用之羈縻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匈奴之右臂者此法是也以夷攻夷實用兵之上策乃圖事無人議款築舍至插入於而且東有金白北有宰暖西盡俺荅永卜吉囊之地關門之外蔓延萬里不復有所闌限失大機者三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分而難於備勦則彼地大而窮於

妙十

四

迫雖有衛霍之將未能遽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圍謹遏其不來乎不能也已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邀截使之隻輪不返乎不能也陷遵數日而且不得報矣去宣鎮僅三十里而始錯愕收保矣介在宣雲越大同關鴈門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雲陽和不能躡其歸今昌平之告又且疑且信不知爲何之兵矣如此使果有觀兵燕雲飲馬河雒之志我其如之何哉然愚以爲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已之後愚雖伏處草莽嘗以三策料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而竟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隘東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僅陷一遵又不能守而羈游剽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隘之師直擣其巢此爲上策委之以數邑

而堅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方略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擊惰一大創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彼之策下且為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復循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不來而弛吾前戒亦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庶乎吾可以得志今試度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用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府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於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

妙一

五

視師以惟所節制觀釁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衰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可滅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守之寡而寬則持文墨之多何也

策四

愚所謂勝兵破者守為先戰次之然戰為上守次之蓋謀畫未定而輕用師者殆也故曰守為先然備多方分偶一不戒復入躡即所在戒嚴長此安極故曰戰為上而要以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其長策也論者曰兩入關矣我不能抗而彼復逸出其謀固不可測而且退而耕於遼矣而且退而休諸國矣是彼方欲用其所有餘昔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為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興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

之可望而我聖明在上幅員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
以我叛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即有大志而我
亦謀國多疏柄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誦也吾及其法而用之
則弱可強彼肆其狡而不戒則強必弱此理也勢也故吾俟
而圖之未晚也論者又曰既并有諸酋之地則號令專且
推賢而立不聞有他其人心固彼方蓄力數進擾我多方而
何云乘釁不知從古有強服諸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
亂喜叛固其天性且插卜諸酋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
心服也不出數年而二庭之變可以立待四雖立聞其
姚塔積不能平鴨鏑之禍宜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
亦豈能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釁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
吾所謂乘之而動動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
弛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開謀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

妙十

六

致奇材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勳成於一劍甘陳之功得之矯
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世勢不在我而嘗
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必於僥
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不敗即一旦用之不
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其要於行屯政而戰無過於
一將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臺堡謹斥堠設應援而以屯
之事量地畫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寬之以歲月假之
以種具而責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
出數年閒屯事大興則轉運可省即沿邊宿重兵亦不至於
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
謂俟而乘之者機有可圖則急因之而無失即不如此而
運未衰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關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
而用兵殺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

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輿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亂之孽哉抑愚讀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辨難以聽其持久而辛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破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為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不可滅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餌妄意犁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 流賊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即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撫按勤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憂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蔓

妙十

七

之方逆窮其守土巡方者而治之不為過也雖然賊之在秦譬猶穴中之鼠搯而擊之猶易也使之西入晉南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敢闌流轉楚豫之區地大人眾奔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為難夫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可以濫觴耳出關而稽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濬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今賊而能使之就故道哉然疏濬決排即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為必致之死地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死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患開其生路則黨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禍絕矣獨所為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為上戰次之守令為上大兵次之賊之流也兵亦隨之轉徙蓋未戰而已疲於奔命矣今南北畫江河而守郡邑之在中間者逆揣其所必奔之地為之厚隄防多偵諜先事為撤置使賊

進無所掠攻不能克不過轉展數邑而數萬之眾餒而無所
逞其技矣然後大兵進而薄之設方略屬將士寇有不一戰
潰者乎且賊不過負其眾勢恣殺慘以為威耳其實不按紀
律不度險易不量主客可盡取而殲也今郡邑守令先於所
蒞之地熟視險要計可以設伏者何方可以堵截者何處此
賊未悉諳而我可從容布置者也於是疑之以多方誘之使
坐困使之進退狼顧而大兵又從而四面追逐賊且靡矣夫
賊野窮於掠攻窮於守戰窮於餒奔突窮於所向則隨和者
必有攜志而渠帥亦當有悔心然後擊之招之惟我所施是
故不能致其死命無輕言招也且示弱且貽患不多為之防
戰不可得而勝也且為所窺為所侮不責成守令大兵隨之
流轉無益也適以驅之使靡漫耳而我之民且窮於過兵且
匱於轉運誠以愚策行之重守令之選盡所以防之道以
戰而致其死以致死而開其生而賊患之息也直可計日而
俟之矣

妙十

策六 流賊

國家之於賊蓋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五省之巡撫監
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為之帥自禁旅以至各方之調援者
十萬而為之兵截留都發罔藏并諸親藩士大夫之捐助逾
百萬而為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愚且欲重守令之
責豈迂談渤海之向化虛慕朝歌之方略哉愚蓋實見江北
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癯癯者也不則其貪殘者也
稍能者則攻且不下尤能者則殺且相當故曰滅賊當重守
令之責也至官兵雖盛督兵之官雖尊調度應援之法雖密
然屬在數省轉展多羈追逐不及寇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
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

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即言
功而疆圉既隔則號令莫行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
而寇分三股勦之必有所先寇資馬力勝之必有其術則愚
又請得而籌之寇之三分而綴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
此寇計也今誠并力以勦一股則二者必膽落而自潰議者
以秦寇不出負勢甚固楚豫二賊動稱秦寇且至以張其軍
則必先勦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
援之以為勢誠為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虜然居彼
中久其盤據根柢未能即窺此可以計困而不可以猝拔則
責在督臣闡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援然後賊在楚豫者專
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擒也何也楚豫二賊雖有盧永鄖房英
霍諸山為之出沒然夏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遏之而不
使出則人馬俱飢夏截之而不使入則人馬俱病彼憑依阻

妙十

九

與我入而薄之也難俟其飢出惰歸或邀截或躡擊或設奇
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名數萬要皆隨和脅從之人
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真難敵也賊之在郊也無鄉聚
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單騎多迷鄉導又
非真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賊首可得
而餘自駭散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營自孤加之以守
令之防遏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偏裨以下不用命者理
臣以令誅之士卒不入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
處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破
賊數十萬眾者用是道也擊楚則厚防豫擊豫則厚備楚即
不然而二賊並出亦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以困之度勦
一股而二股之解甲投戈必次第相繼矣然後更行招撫別
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所頒載是役也度不過旬月而十年

逋寇可以盡滅今議者又謂賊實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強也以馬而其敗也即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載婦女輜重而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絕則捨吾短而暴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駭之而使奔可以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逞師古法而用之雖虜騎亦為糜爛而況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閒而非盡騰驪之騎哉劉七之剽江陰也以困於鐵菱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又何賊馬之足患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易賊而又毋保賊以自重而可已

策七 備南

往者土木之禍虜薄都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而于少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尚書王驥在南矣蓋南固而後北守可堅也宸濠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制上游而用吳

妙十

十

廷舉李充嗣在南比變聞而二臣先陳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濠上策直趨淮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濠即能用亦成擒耳蓋二臣之方略已素具而新建亦適會成功予嘗謂謀國若于王者真社稷臣而李吳二公未見敵而氣已吞賊其事亦可沒也今流賊之破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謂非震鄰之恐矣南中文武所以議守備者幾無遺策而愚以為未盡也夫己己之有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濠之欲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逼江濱使陪京震恐為南計者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上不此之圖而徒畫上新河以自固守寥寥難周之萬雉閉薪米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實自費而已且縱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不下乎有曾嬰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也此易辨者也晉謝玄以八千人破苻堅

九十萬之眾唐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陽而金兵不敢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使敵得入淮此所謂善備江者以淮而善為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姑以是為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為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盡非乎謹譏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警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鎮之以閒整使民耳目不驚交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然寇未偏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司城可了之事而通京大吏逐隊登陣用以褻威而示弱天下之無備豈有甚於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也誠思所以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精思而熟計之也

妙一

十一

策八 備南

愚謂備南而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設不幸而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援而撤近備哉愚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者不與焉何也皇陵不守而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勝愚亦嘗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晉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近畿無大鎮而左右無犄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之嘗南登雨花木末及報恩窳堵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盡未嘗不以棄此於城外為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門迤邐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為內衛今誠於此二方憑高立營各置萬人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門之北以為彼此策應而水營亦

各置萬人一軍軍上河一軍軍下關亦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伏大勝關之東白鷺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選兵之精者以爲鋒又別簡將之勇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金陵即有方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擊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門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即守亦不必皆用衛卒種師道云京師百萬之眾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上遂自爲張皇點兵登陣勢如顧情每夜鐙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資賞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臺大者數千兩小亦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但登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員無一敢布置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亦數萬戰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臺之設又如此以此備南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矜爲未雨之謀言事者且嘉其衣袵之計愚淺見而不知智畏事而不諍故愚謂天下之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南京亦終幸無事耳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矣

策九 防江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在下由崇明以至鎮江皆岌岌焉然據京口而守之重山疊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急矣勢長則備分由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綴屬也難乘流則勢迅由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賊不與我爭舟楫百萬一破城邑掠民舟而有之據勢揚帆順流而東雖

兵艘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江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之上而憑恃天塹盛兵江南即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之大勢計之荆襄為首九江為腹京口為尾以南都大勢計之九江為首采石為腹京口為尾荆襄控禦勢關全楚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昌之要路也金陵上游此為最急假使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捐之不必更言城守也賊渡京口尚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揚則南北兩斷即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者也而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憑黃梅諸山而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為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賊之渡采石也必由和入嚴備廬州而以安慶浦口為連絡則賊必不敢長驅南下矣賊窺淮揚必自潁來

妙十

三

潁有重兵而聯絡廬省犄角壽淦則浦口儀真諸處可以安枕無憂矣凡此皆守之江以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操江行臺設於腰腹之地控制九江安潁三道增兵防隘練卒補缺度其里道之遠近而著為警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應以成率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之防江南者爭荊州爭合肥爭睢陽皆明於此勢也不然而使王渾東下賀弼曹彬之屬北來猶區區恃姑孰之單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童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無遺策矣築臺增障練鄉勇制火器民之物力既竭而將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未聞有遙制之功而收絲毫之效曷若移其事而并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而南都亦無所憂夫今賊破廬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策十 防江

愚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承衛有使鎮有總把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練沿岸之巡邏日益嚴密何謂弛也然數者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偷飽耳一旦有急如搏沙畫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而水兵之不足戰也亦已久矣往者劉七齊彥名等以追急奪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幸而遇風破舟賊以喪亡夫逋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猝來而以舟師遇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邇者江上戒嚴舟行上下俱有阻礙而北岸一帶

妙十

西

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岸遇兵甚於遇寇至於孤洲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如此不防爲害防亦爲害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剽於江也不過窺港岸之荒遠伺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旦但嚴責汎地連坐水兵即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事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師之路而遏其致渡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慮賊之奪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驅而之江其有不能即撤者舉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儻因江止有寇遂概禁北岸不許停泊南舟不許接濟毋怪乎數年

之閒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驅而及溺也有司以此爲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即起於此若所爲致渡之源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不能舍鞍馬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并力防北而江南沿江諸邑穿壕守陴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屈於增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以此爲備豫上司以此爲賢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遇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楚廬安之粟今各方多事賈販日稀民飢思亂其勢然也思亂則必迎賊即不迎賊萬一南方寇起猶有天塹之足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罷守禦蠲苛派加意撫循設法通濟即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平時且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著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苑十

五

樓山堂集卷第十一

二妙集十一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時務策

并序

予在南京嘗為擬進策又為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略盡會自向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中有擬為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為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為問以條之并亦廣前策所未盡予不專言兵然亦時所急也為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闈試十一日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為

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由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而邪

妙十一

唐石

一

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為不類令天下後世目之為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誤沒其身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即有所矯飾覆匿而一生真偽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略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愚請即往事之可為證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季權歸外戚勢移宦豎公忠不貳者危正直不撓者敗於是始有黨人之目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為胡廣趙戒者耶為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為李膺范滂者難為郭泰袁閔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邪正誠難遽定原其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國家以肆己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

黨皆以正攻正者也迨其後適足為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是非之閒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為鑒而今士大夫之品行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清介以勤宣職事者不問知為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為邪也若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自附於正於是敢為排擊者矣有陰為要挾者矣有巧於籠制者矣有公為報復者矣而愚以為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閒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挺擊爭移宮爭紅尤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黨禍而其人如蒼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未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事雖與先朝不同然後之視今豈不

妙十一

二

猶今之視昔其為正者必難榮而易辱者也必志在國家而防己疏必心存汲引而與人闊必好議論喜名節而趨事勇是故常抵之而多隙攻之而輒敗然而不害其為正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負其勢以與正角其為邪未甚也邪而人主嚮之士類附之天下稱之其為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忤傳后為忠張竦不屈節人必以為廉潔有操行之士何晏不敗人必以其閒雅沖曠為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藝為賢八關十六子不躁進未始非一時名士王安石不亂天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羣情競附眾議歸嚮之時獨能深窺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他哉亦愚所謂略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真偽見審其真偽而是非觀耳況門戶既分則趨嚮自別孔子曰各於其黨此即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

術人品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何門戶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由之而益正邪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仗義秉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之天性篤質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屈志行若狗彘者又未必皆未嘗學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為得歟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途要其法行之自後未有不滋弊者也夫因其弊而釐之雖循法猶可以得士若以法之必弊欲盡舉而更焉竊恐一旦盡奪士子所由進非惟不足以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法是也以高皇帝之神聖倣古定制豈不能多為之途令人材不窘於

妙十一

三

用乃三年而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罷後十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為令歷代奉行至今幾三百年法益加密無敢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君非聖神亦欲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學宮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藝文困之以科場其秀黠材敏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愚是以謂科舉之法雖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可勉然後歎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今雖極倣亦陵夷之勢使然非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通經書大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理博覽史傳非若今之雕繪詞章士自比偶文字外即不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士前場經義質雅而二三場學問贍博條對詳盡又非若今之專事經書主司閱文命中即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

督課士子者教官也初制非選擇不得為是官故官是職者既使之造就人才又聘之典試場屋誠重之也高皇帝時嘗召對訪問有不達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資以服官則學官之設原非專以文藝造士也今則司訓者皆癯廢之歲貢領諭者半乞恩之舉人貢則但糜官廩以責束脩舉則兼通干謁以俟遷轉而已即號為賢傑者月有程課即為盡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間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得居是職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誅吏部尚書以尊崇宋訥矣提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省則廉察之司誠欲其秉憲立嚴使無得而撓其事者是故驥勉著南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嚴之體彼其時名卿鉅輔出其教育者固可指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提學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為

妙十一

四

師徒之傳舍直省完歲彙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資長榮辱之風厲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期於效蓋歷二三十年未一違者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倖而得雋者不過皆詭遇捷取之士非實有所挾而往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資俸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華天下之人材何由而成即何由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為不敝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創去其法毋論負聖祖設科之至意羣天下學宮之士其不能徒業者用何途以處之即材士誠不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吏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操衡鑒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召亂者蓋為是也然則愚所謂因弊而釐之者何如請令外慎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通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

士可罷也一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薦舉人材當慎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即以督學所首拔士充入國學而廩生歲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不均之歎而貢不期於衰耄亦可造之兩雍以厚期其所至省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請盡闈三場彌封之卷而第其高下以次揭曉其皆合式者為上等中二場者次之中一場者又次之會試亦如其法以為選官之次第其文義爾雅者既得登進而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淹落於是人人嚮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盡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充也所從來久今天子亦既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為市其為欺罔可勝歎哉今請更為申禁令兩雍多士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之其高第者不必更應春秋二試即與科甲一體出身庶其事重而人奮將國學

妙十一

五

不期而自盛矣此三者皆所為就科舉之弊而釐之也有非常之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濟之夙負此求之不在文藝之中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則令撫按司府采訪薦舉以赴部起用不强其不願仕者如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弊竊以為得士之方莫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流寇不靖遼左久墟國家所急者知兵之士可今天子欲於科舉之中兼行騎射乃詔旨久下應者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家於武事已有科矣武既兼文而不效則文而試武亦豈真能得召虎之臣孫吳之士哉夫高皇帝亦嘗令生員習射矣非以此為試也愚請令騎射兼優者當於試外錄用不限人必以習庶習者得以自見其長而不習者亦不苦於格之不及是兼得之道也雖然天下之弱亦已極矣士大夫勞苦不任偷惰成風故

奸人叛卒無所畏而遂因之以逞誠如明旨令士夫人人習兵則積弱之氣當振而國家之威亦緣是而立此豈不足以矯偏而救弊乎乃下不率從而上的令亦相玩之為故事愚然後知積漸之難反而向所謂更法而易亂者非虛語也第不知果設誠而力行之亦令之而不從否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藉也古之人未為是事則必博謀眾議虛心盡下以求萬全是故所為而常成然亦有眾所不與而我獨見其然遂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為亦常有功是何也未事而先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之也今天下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為未幾即以一言而罷始議者不過一人未幾擄者四起前見賢而後獲罪

妙十一

六

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即如事之大者孰有如遼東乎自萬曆己庚以來國家之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袒以至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所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鋒鏑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從門戶起大臣博寬厚之名小人進煩細之說如是即有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之為害孰有甚於今日哉今天子欲大創前弊銳然與天下更始亦十年於茲矣數入躡寇愈加熾民賦既竭吏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詔示風厲廣言路虛聽受至草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而與公卿大臣圖事揆策亦既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者而計效課績則如捕風搏影一無所就此曷故欺愚以為喜事之與欲速二者皆足為患

也何謂喜事夫懲前謀之不臧但銳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大有所爲則希旨承意之人必將操興作之情以動上而不顧其時勢之甚難究之利未能興害猶然未革吾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於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歷歲月實意責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悖耳而一有欲速之心朝可一議暮行一疏報者未及國門撓者又經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即行者亦先意此不可終日之計也而實未嘗一行於是上之所急下之所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害也西漢詔令質樸大臣少文其治理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辨之士屈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與趙充國辨難反覆雖舉朝言不便者什九其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真圖事之主臣如魏相

抄十一

七

者真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違羣臣之議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與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撓於眾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吾居大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一切報罷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對證之藥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過於條陳利病者乎臺省漫無糾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目前之不急連篇累牘以自塞責而票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尚書不能駁正又爲覆奏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濁博衙門高閣置之而已曾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詭尤不可詰毋論不可行即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邱山之謗又何怪趨舍貿理用以掣勞臣之肘而友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既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撓其後其或下議未孚而疆

場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當力破羣議以俟垂成而臺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之意絕之毋博寬容之名毋急苟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之人毋納詔諛售奸之說夫然後厲精圖治事有條理而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叢脞幾令人莫知所厝此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為何如也是又責成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閒今

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說

者謂閒術疏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抑孰易歟

請從長計之

昔人論兵謂閒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騰一人之舌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誅敵國破謀臣亡烏在閒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閒愚有以決

妙十一

八

其不能也且以使命不通之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閒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閒用之於二者恐雖上智不能抑兵莫難於用閒然非用二者之閒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談用閒於今日此計之謬者也國家自發難以來經撫以戰守為聚訟中外以是非為爭端事敗於謀多功隳於議異如此者蓋已幾蹈覆轍矣弔喪之規適為笑資海外之牽幾同兒戲即款插支此以夷攻夷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無任此可彼否至漢南萬里盡為域我能關其毋入云厚幸矣況出關遣使展吾方略乎軍資之匱致煩司農仰屋能以數萬金恣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閫外然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閒之事主必知之即今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今將之不能得士而

奇材之不效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大事屬人信其命不辱計不泄乎夫設是數者而用閒於■愚知其為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之於寇則不過閒之而使其黨自離貳而已今寇分三股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即遣敢死之士能必其深入歟使辯智之人能信其見從歟故閒之施於■寇俱未見其可也然以閒之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以吾閒■則難■自閒而吾起而圖之則易夫■越大而立內不能無骨肉之嫌強服諸酋外不能無種部之變不出數年而覺必自作此其勢然也故以用閒者用之於偵謀以用閒者用之於觀覺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得志以吾而閒寇則難寇自閒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而多方以闢其出則可坐困之使餒合力以勦其一則可聲及之使潰此亦其勢然也故以用閒者而用勦以得其乞哀之情以用閒者

妙十一

九

而用撫以誘其脅從之眾以致彼力詘智窮然後我軍可以成功所謂以用閒之法變通用之者蓋如此也雖然即以閒之事較而論之又覺■難而寇易也昔人滅寇之法或故以所擒之賊縱歸而使之疑吾勢或招一賊將厚撫之而使之惟吾用或陽為賊往來之書而錯投之以使之自相攻此皆可以得之耳目之前運之股掌之上特患無勇智之將深思其法而觀變行之耳至若■者閒關萬里情事遼絕舍可據之勢而希不可必之功此適以國僥倖以身嘗試耳故用兵於■而曰此可以閒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成之法何如

問今民貧盜起答由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責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責其近民之吏而治之蓋莫守令之為急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治者

則惟漢為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由守令之上第者漸次居之即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畢見其長而竟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良而治吏之道得也夫漢未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過有所察舉而未嘗兼治郡國事以旁掣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責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治之所以獨隆也其後任州牧而罷刺史又任刺史而罷守牧徒變更職名而於治理無裨唐改太守為刺史益失古人臨制之意宋舉刺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舛也我國家設官置吏視古法加詳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甄別而鼓舞之者良至擇能使器固非盡繇一途也歷朝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大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乏也而今則

妙十一

十

吏治不張貪風益熾甲科之縱恣實久舉貢之耄廢不絕自神宗末年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羣盜滿山揆其所自有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慎選守令誠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即用歷朝資格相承之例亦當變通其制而先革其弊蓋欲責成守令非精守令之選不可精其擇必重其權重其權則莫如去其害請得而詳論之夫今之所急者莫如邊方也邊方守令非任子則舉貢甲科任者十不得一矣選守令必繇吏部也甲科選縣惟便是視可以乞求可以更易而因地置人自銓司采訪區分者十不得一矣不則高下惟遇遠近視缺而屬託賂遺一無所行者亦十不得一矣知府之推遷也多繇部屬其上第者逡巡可以內轉不則亦坐致監司而一麾出守謂非所樂即出守而隨材授地者又十不得一矣此皆

所謂擇之不精也及服官以後彼不肖者毋論矣即號為強項稱為良牧能絕竿牘乎斷苞苴乎不畏事權貴乎興利除害能任意而不關決乎積勞久任能待遷而無讒厲乎事之不得自繇而權之不勝見奪亦已久矣至其害則有不可言者畿之內數府一監司持斧使者則多至六七員矣各藩省則府一而監司且二三矣守令非三四年不遷而直指歲一換視監司之轉不待再募通計終一守令之身前後臨察之者數十人矣且縣則府之丞若倅皆伺之者也旁郡之李皆謂之者也前得當後失意無益也此見知彼按劍無益也即人人得其歡心三年赴計使京師貴人相非猶無益也經是數者高不失為臺省下猶得列郎署豈盡天幸其所以致之者可知也思其所以致之者民之不堪又可知也今夫一瓠而數十人舉之有全瓠乎守令之害何以異此是故不去其

妙十一

士

害即欲精擇而重任之豈有當哉愚以京之倉屯諸臺專以禮節之疏密為喜怒此其差可并而省之巡守諸司又多以屬託之是非為賢否此其員可裁舉刺一屬之撫按而他不得行其私錢穀訟獄之治則司不得奪之府府不能侵之縣如漢辭宣以循條職責刺史而不使與郡縣事如是則守令之權始一當縣之初筮也甲科不得專擇善地鄉貢不得併任疲癯才不稱地則聽府於其所屬中奏換但使繁簡各得則皆以上第報聞府則使各部院大臣舉其所屬其繁簡奏換之法撫按一如所以處縣者行之至事有可以守便宜者聽府上書直爭而璽書褒異閒如神爵五鳳故事如此則府可以得志府可以得志而縣事當益舉竊以為擇任之方莫良於此矣至於郡縣之佐領其才誠可任雖貲郎吏員可使之視舉貢舉貢可使之視甲科夫然後不苦於無階可達其

志當益奮若撫按薦舉當盡革駢語據列事實亦如所劾之例若曰某令不畏疆禦宜使之居言責也某令加意撫字可使之久司牧也某令方略素具可使之治軍旅也兵農禮刑各就其所優而指事以實之吏部即因之以分別其選試職不效則舉者有坐其舉府之法亦如之止以備部寺之推次以膺藩臬之寄即異日公卿之選皆取之此中而自足又何須盜安民之治不可立見乎若夫一人之身乍賢乍愚一是一非則又當據前後舉劾之異者為之深窮其故察治其私然後賢者積累之功名不至以單詞受枉而被以愛憎為舉劾者亦有所懲而不敢行其臆凡此皆去其害吏治者也未有去其害吏治者吏治不可興也抑因是而尤有古今之感焉古有封一令而舉朝勸今劾至數十人而奸不止此何故哉鹵莽於甲科纖悉於雜職網漏於奧援而毛吹乎孤遜故

妙十一

三

上之法雖行下之心不服則公與不公之異也是故如愚計行之所謂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也不如愚計雖更行保舉日設重誅吾見謂責成而被害之者方益肆其威而愉快則民困何由蘇而盜賊何自息也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保無後患歟其悉心以議愚嘗妄說兵事見昔之滅流賊者無過勦撫二方而已然勦者勢在彼者也夫彼方破焚城郭殺擄民人此其起事嘗令我畏吾畏其勢不得不厚集兵力以撲滅之使無滋蔓故勦者吾有懼心焉懼則謀謀則勝然後功以之而有成撫者勢在我者也夫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使其進退失據則賊必轉而畏我其勢不得不乞求招撫以苟全身命故撫者彼有懼心焉懼則悔悔則攜然後撫亦因之而堅賊蓋未有方張

之日遽安然受吾撫者也吾亦未有受命討賊不能制其死命遽欲徵倖一撫以不顧後禍者也是故賊未嘗不可撫不勦而撫必敗勦撫未嘗不可並用意實在撫姑以勦張焉則勦亦即敗故撫者勦以後事也此不待再計決者也請歷舉往事以證之可乎唐之於黃巢元之於方國珍張士誠以不能勦而議撫故撫未成而受其侮韓世忠降曹成之眾八萬岳飛降楊太二十餘萬皆居必勦之勢故賊受撫而二將亦因資其兵力國朝成化間石和尚劉長子之亂至於僭號改元時尚書白圭總兵李震指揮張英追勦力戰斬獲殆盡後餘黨李鬚子亦以追斬勢窮然後項忠招撫至百四十餘萬迨原傑置縣安插而其亂悉平正統時鄧茂七之亂丁宜遣使招撫為賊所笑後尚書金濂都御史張楷及侯伯陳懋等以大兵力討然後茂七死而餘黨降正德間劉六楊虎之

妙十一

三

亂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輕信招降致賊猖熾而馬張議死獄中後二賊流劫省直竟以大兵分勦而後盡又四川郪本怒藍廷瑞之亂尚書洪鍾都御史林俊以勦撫議不合而賊熾後以戮力合勦設計誘降然後俘斬無遺嘉靖間田應朝之亂萬鏗未懲創而議撫故班師復叛後侍郎張岳力勦之而後平厯觀前事撫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成功如此既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則今之處分諸賊其事從可觀矣今之賊非強於昔之賊也然而逋誅十一年流轉數省破城邑殺官吏至震驚祖陵此滔天之惡即人加饑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待其形見勢訕卒然加撫不亦墮軍實長寇讐襲朝廷而羞文武之士哉今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致民化為賊又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劫制之人即勦無遺類慮其無罪見殺者必多於是下諭招撫

又戒將吏無墮賊計蓋好生之仁與廟算之得可謂兼之矣
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被其絀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壹
大創使賊屢得氣徒以憚於用兵欲賊俛首聽命無是理也
且我即能制其死命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恃我甘言
而無疑於反覆哉故愚以為行聞諸吏惟有滅賊自效以無
貽後悔而已明詔以恩議撫在法而示之以生羣臣以義殺
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既畏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
後受撫之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
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援非不多也軍餉之設
處非不盡也賊愈熾而不能勦者蓋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
轉逐也愚以為三股之賊必併力勦其一股後二者可不戰
而下所勦之處非闕其出路不能使之坐困於山谷非截其
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為之閒謀不能盡得其虛

抄十一

古

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潰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
清野而使之飢非使理臣誓師嚴立賞罰將士不能用命非
合兵一處不能遏其流突非用吾所長不能破其馬足數者
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為勦不能撫其餘取無有也
既撫之後量加分別罪重者誅情輕者原強者籍之以為兵
弱者復之使為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
司事耳豈足深慮哉故第慮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
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之何不務盡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否
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竭民力以養兵兵即優游坐食日糜百姓之脂
膏而不見為病天下多事則民以積歲之轉輸必望於兵之
衛我所衛者既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責民食於所衛之外雖

功成不可必而入心先不服入心不服而曰吾將厚集兵力以衛爾也其誰信之昔者發難遼之勝兵屢次留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敷天同讐之義而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之起也苟地方守命有如張綱虞詡之在官其解散撲滅亦已久矣猖獗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側席下詔罪己厝餉百餘萬命大臣視師簡邊帥督戰所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薊密之戰士川浙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截堵谷在統御不一將不力戰之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即郡邑之既下者豈無兵之過民心不固雖高城深池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為

妙十一

五

害愚蓋於今之練鄉勇者疑之矣夫團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以捍寇而愚以為害者何也則練之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倅有卒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簿有尉有驛有巡司等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值之隸快合而計之郡當數千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更夫戍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吾兵乎誠第其武勇教之騎射固之恩信屬以賞罰此輩先有職事既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可得臂指相使之用不籍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之方也而其散處於鄉鎮村落者但變通保甲之法陰為部署使其緩急守禦之助即在主伯亞旅之中亦別無器仗芻糧之費如此聚之不為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聚市井無賴之人特立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則日有數千金之

用郡合數千則又有數萬兩之供有纖毫不出之民間乎
前賦既無望減之期而新派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
之室既已如掠賊若來而烏合之徒豈真可戰嗟夫事之無
策未有甚於此者也吾不知此輩即肯長籍為軍否抑不知
賊平之後此輩坐食既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
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司馬溫公極論其害
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強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害同抽選夫日
養兵而不得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怒
安息是役也愚恐怨怒政未有已也為今之計諸郡邑之在
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弗備亦毋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
可恃之實而外不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
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
兵之苦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城抗數萬之
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其不深長思也

妙十一

六

樓山堂集卷第十二

二妙集十二

貴池吳應箕著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思患豫防大約安息貧民其急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糶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皆謀事倉卒徒有號令即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尚未見遂行即如夏間縣奉某臺牌令富民積穀而閭閻闐然無一人願應者試究其積穀之方則徒計糧輸米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廩不責交納不立掌管之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數果直取諸其寄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督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苟且具文回上又況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予因歎時事之難為而

妙十二

原若

一

虛文之為害此可概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為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以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今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請於朝者即其先所行於鄉者是也其法夏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廩有所掌管有人收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然晦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因本府給到常平振貸管米故晦翁因而厝置此法官為行則可使郡邑通賴其利即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飢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即非官米出貸而必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旌其善而防人之欺又不必也予於是揣愚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為期以千石為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夏散秋斂遇歉蠲息

一如晦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晦翁之鄉幾倍矣又地與田少生齒日煩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半歲之食陸擔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之家曾不慮變利人之窮益昂其直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已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由一鄉推之天下之患容有已乎故予又欲以予所行者願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量產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即家無素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或一族而為倉數所或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虞而士君子所為利濟天下之心意者其亦親見之一端乎或曰出貸輕息為善於陰可矣胡倉之立也且子自為願可矣何鄉之強也夫事有名則無撓之者而行不患於輟義相其則有風之者而俗可幾於仁寧惟是使鄉之人知雖凶有恃貧民不至於失生即非鄉之人知此中有備事至亦可以已亂是予實為一鄉身家久遠之計諸戚友毋竊笑以為不急之務也至於下以義勸之而不樂則上以法操之而不應者固其所耳予然後為上之人解曰使民急而走險者豈盡其過哉諸戚友又何難焉

江南弭盜賊議 辛未

今夫民之為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夫抵致此者有二一繇於兵荒之後飢寒之所驅迫一繇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數郡負山阻江誠盜賊出沒之所往時特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歲不加歉而嘯聚時間官不廢捕而劫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曆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徽池之閒結營截路商賈不行村落為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梟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

妙十三

二

此移彼至天啟七年徽池有賊黨譚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劫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劫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劫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劫擄江洋剽略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創力為捕勦此輩亦旋就禽滅然其賊發幾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強敵遽臨巨寇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為畿輔上游之要害而且損威於盜賊如此當事者奈之何不長慮而卻顧耶夫捕盜而盜多滅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請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巡司耳詎知彼且狎易府縣何況巡司不過曰遣官兵勦殺耳官兵至而盜已散矣盜去而兵過是民再遇盜也且見官兵有聞盜而走者矣有為盜殺者矣未見有殺盜者也不過曰遣捕役緝訪之耳捕役者盜之藏主也僅能縱盜未能獲盜僅能使盜扳人未能為人

妙十二

三

緝盜故今被盜之家有虛失財而不願差捕者以捕有甚於盜也又不過曰每年差巡捕官下鄉譏察耳盜之所害者一方一家也官下鄉則其害又有甚於盜者矣凡此者皆所謂未得其方也不得其方雖嚴刑峻罰竟何補乎夫盜不能保其不有而能使之不發不在發而後禁而在禁之使不敢發蓋莫良於行保甲矣保甲今嘗行之然皆視為故事故行之不嚴亦不久又不能因民俗為變通故行之不精亦不密夫十家一牌牌開姓名生理便於稽覈又門設器械使緩急相助失賊者連坐常法也今十家常相稽乎常相助乎常失賊連坐乎所謂不嚴亦不久也且此僅可行於城市耳能行於鄉曲乎此不精亦不密也夫江南諸郡民多鄉居大姓至於萬人小者亦有百家而盜賊多出於大姓蓋負其族眾而庇厚又勢要藏匿之者多也今行保甲先自各鄉始無論同姓

異姓但差量其地道之遠近編其里居姓氏精修其法而行之每百家則約有五六百人矣此五六百人中推擇廉能者一人為保長剛強有膂力或兼習武藝者十人為甲長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則立保長三四人合數族而始有百家二百家者立保長一二人甲長如其保甲長即於每百家中照丁糧量派薪粒之資給之此百家但得安樂無事雖稍費亦其所願而保甲既有其責又受其值不敢不竭盡心力其每鄉保甲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特置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鄉共井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縱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長俱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遞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亦每年遞換以便據

第十一

四

實察驗夫本圖具結則甲保得人矣入籍於官則保甲畏法矣受賞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為軍鄉落有聯絡之勢閭里省征調之煩即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猖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建曾行之於福贛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熄滅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有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號矣然皆照里圖名色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猥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政為多此等有名無實之輩也豈若此之精且密哉往時大盜截路皆曰吾劫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橫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亡矣至於城市之閒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著實舉行而

夜鼓長鳴街鐸不輟賊豈有能踰城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略此自有專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平物價議 辛未

大江之南為鹽米魚肉之區藪其生息甚蕃而轉運甚便乃今之民不即加多也歲不盡加歉也商賈不盡加少也而所在之處自米鹽以下蔬菜以上無物不貴數年以來價且數倍官府屢禁而價愈昂民愈困此何故歟則亦上之人未嘗悉心計慮而所處之未得其要也何也物之貴賤以值而價之高下以時故價有四時不同亦有朝夕頓異不因時以計值而強以令禁之則商賈負販之流必以無利罷業而貨不流貨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則物之價愈貴是有司之禁高價者適所以長價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故數年以來物價不平皆坐是目則莫若所在立一市平如城郭之內擇一公正

妙十二

五

有德之耆老為士民素所信服者立以為平鄉落之閒在十里二十里內亦擇立一人為平蓋近市之人習知物之貴賤而公正無私人又可以取平如物之自轉運而至者則酌其地道之遠近量其本利之多少物之自土著而有者則可估物論價於是物之時貴時賤價之時增時減平者皆可以意裁之者也而買者賣者俱於是取平則商民兩便必無敢有騰涌以射利而抗資以傲民者矣姑即以米鹽魚肉之價論夫徽池之閒人多田少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為之故稻價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租多者風聽其價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閒商賈富室獲利無算貧民至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閒使價愈貴則己愈可因而取利其昂物價皆出於此輩之口有司有枷鎖經紀者矣有扑責商賈者矣而

彼且益巧而停閑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與焉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邀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纖悉會計然後屠沽販負不致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也價之不平皆始於此輩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壅滯而市平則專為便民而設也雖然物價平矣秤等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則官為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法若畫一而物價不至過高貧民不至重困雖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之矣

江南汰胥役議

今日之為民害者莫胥役為甚蘇子瞻所謂縱數十萬虎狼

妙十二

六

於民間者此輩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矣何言之隸快之在官者各有買窩之銀今所謂頂首也往時不過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費半之夫庶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為本以工食為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何遂捐此數倍之本以鑽求之苟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輩且以其本銀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為此矣且此輩惟利是視即所入僅償其所出度亦必不為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人數百千人數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暮稱富室尋田買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不獨

此也每正役一人則有白役一人甚者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爲隸快言之也而書役之害則尤有甚者書役例無工食而頂銀且倍於隸快則所得亦必倍於隸快可知矣又有庫戶等房其頂銀倍於他書則所得之必倍又可知矣往時每房不過數人近且增至數十人合諸房且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優游佚樂履絲曳縞皆從何取辦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凡此皆取之於民者也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則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盡也然此特言其爲民害者耳此輩欲下取於民勢不得不上罔其官凡所以舞文弄法假公濟私者何所不至無論貪而鬪者與之因緣苟且即廉明剛斷者能一一洞抉其情弊乎則以勢成於欺之

妙十二

七

者眾而害積於沿之者久也所以近來有司之失職大半爲此輩所累其將無術以處之乎蓋有拔本塞源之法矣欲汰其弊莫先於汰役隸快度可供應外量加裁革而白役則一概禁絕犯者重置之於法書役每房限以員名不得過數天啟五年池州知府王家植初到任即將書役通行考試等第其書算能否革退四十餘名於是吏靜訟簡爲一時治平之最後王以故去官其革役盡復至今爲之歎惜夫議者必謂革役多至廢事此殆不然郡縣有司果能正己率物自然事簡刑清何必濫留冗員下以害民而上以妨官乎夫去一人以安一人去之可也況去一人而不止安數十人乎夫官之尊貴不在隨從之多也吏之精敏不在服役之眾也且冗員既革則人必勤於職事而上亦易於督察其事當愈舉曾何憚而不爲此也抑愚尤有感焉撫按司道之胥其頂首以

數千計此其所取於官民者何止倍蓰郡縣而京師部胥且以萬計則其所取又何止什伯於外哉此欲去之則不能因之則爲民害愚嘗謂撫按監司之胥宜從各郡擇其曉文法者數人隨時去留而不使奸猾者倚以爲窟上而京則取之於外下而郡亦取之於邑服役不中責其從來而所謂頂首之銀官爲裁之以著爲令至有罪革役者銀皆追沒以爲助餉之用庶此輩之害不至如向者之厲而國家之財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而盡在此輩者其患庶可稍止也然則古所謂省費莫如省員信然哉

樓山堂集卷第十三

二妙集十三

書

貴池吳應箕著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揮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籌畫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寮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懸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鬱鬱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

妙十三

唐石

一

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擠撥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為也則相公今日所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觀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怙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為而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即在彌縫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

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即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即其行事而欲身爲之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即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弘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弘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經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正此者乎至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即開廓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不過利則銳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弊政豈可枚舉某請言其甚者則徇情面而循資格二者其急害也天下圖事不成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

妙十三

二

惟資格限之而已今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寮何一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徇情面之事選舉陵遲吏治日偷財力益竭實原於此甚者墨敗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端張狼顧者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神鬼以此變化風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即此一端可不爲之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急於考試察吏安民莫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役有一不論資俸而問操守衡鑑者乎即今闈中事故可概觀矣如此而天下之文章何得不靡通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視事甫畢即代去如此

吏治安得精民瘼安得悉舉劾安得公益賊安得不生訟獄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劾安得不可請而免乎以人材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嗚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也抑某觀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末亦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率之責未始不為名卿貳乃用違其才至無補於國將其生平亦因之而掩方其用之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矣况庸流乎又況於衝邊要害不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僥倖耶蘇子所謂凡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即知其害而未有知其如是之甚也夫然即有盪滌振刷必謂之紛更多事故於今日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肖之過計乎夫今天下之禍興盜賊之氛熾忠直敢言之氣衰而強毅有為之才寡數者不肖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

妙十三

三

審別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為者進之而已至君心為萬化之原所繇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啟沃之微用以感喻于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人口舌之所能效也若夫公卿舊吏餘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為天下之用而向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意相公出必有處置之宜以為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一舉而疏之也不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應箕亦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輻輳皆盡忠閣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

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即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于茲極矣揆厥所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說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託名者舉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冒嫌故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未聞計能文者幾人也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賞雖目不識丁亦攘臂而議于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徒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

妙十三

四

又負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值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面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薦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蔽此屬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賞便爲請託是攫金於市之行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買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禽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曾親嘗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踵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屬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屬即有所博訪

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即見遺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囂陵詬誅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為齊民之表考試為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為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即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為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絀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墮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歎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為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甫蒞任而即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之此正今日厲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

妙十三

五

采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為先生慶為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如南昌陳弘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為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為慶而宜為規於是咸欲為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曠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為間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奢身為天下所共期即己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應甚奢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為天下所不能為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慙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通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

居焉當今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
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之未靖盜賊之加
熾民賦之既竭天變之屢見積數年之整頓聚舉世之談議
圖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責一新應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
然天下固有最急且大者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
之關國體久之即為治亂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
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
向猶有言之者今劾之而見罪薦之而見罪矣箕即不明著
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
此者也先生至闕庶幾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
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
持浚恆之戒優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為不然則宜據胸陳臆
深切利弊使明主感而重經誼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

妙十三

六

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間即不幸以言
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
召對日錄知主上有菲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綜名核實言
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菲薄也何怪
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
理奪即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裾折檻彼獨非人
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
何獨無言然猶曰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主上虛心待之
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
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己之責副天下之
望是徵聘非重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
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鄙言雖欲不深省而亟行之其可得乎
昔李固以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

忠於先生者亦欲弘獎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殷浩古今同歎即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輪苑為大官此後生竊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何獨先生撰論賦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為慶所為疑者則有閒矣惟先生采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乙亥

前聞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乍聞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即謂賊已震鄰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為虛聲所恐而執事輟詞訟罷征賦減騶從日親百姓

妙十三

七

家喻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摩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折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折不可復完未見一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留此以資賊俟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撤撤從而焚棄未為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為薪米從入之地關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搖即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起於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即兵也合諸衙門即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阜隸吏書皆可也合諸衙門即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阜隸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既不待招集之勞而本官自行操練即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

兵之擾而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即未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為小民側目一旦有急而不先以其身為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閒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捱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為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拒數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即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計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蒙執事深知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妙十三

八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問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如故又因我兵失利城守加嚴據目前之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在行閒則又安得默默而已乎夫以烏聚流剽之餒賊致勤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即勦非賊之難勦也緣南方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變起倉卒上之調度乖方以不教之兵禦驟張之寇又方略不具其敗也宜也方賊之來也即調池兵殺賊生以為失計賊眾我寡賊馬我步賊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鬪其不敵也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眾兵寡強弱不敵然大兵且至蓋亦稍施坐困之策或多張疑兵或乘閒設伏以圖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殲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事已不足悔然今之大兵又

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隔要非言語能盡姑以今日之城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即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豈不急於防城以人之一家譬之江則外戶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懈江防俗所謂備盜者扁臥室而開大戶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計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計之則又豈獨防李陽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擣人之虛彼東流建德尤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遂畢吾事乎嬰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餉賊非計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與馬無所逞賊所資者掠先事撤置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已懸絕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略用以鼓舞士心而豫壯敵愾者又將

妙十三

九

何途之出乎除訓練兵快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精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間嘉靖時虜薄都城仇鸞尾虜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至居庸關有田夫數輩憤其殺掠之慘執鋤逐之虜亦駭遁夫然後知虜不足畏而其將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豪傑保聚殺賊之略疏之於朝時以爲善策夫北虜之與流賊其形勢之強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由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慮戰亦不可言守也執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計之又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古人不敵以賊遺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政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者傳聞在城之人相率爲逃遁計充此輩之心背叛之事何不可爲夫官之守城爲百姓

也百姓皆欲去果何為乎古之民有易子炊骨而不敢叛今之人未見賊而輒欲逃天下事可勝歎哉某以為事後亦須驗處衣冠有此當在不齒之列而編氓當齊之以法夫法度行而民心一而又應變有方如是而猶患賊無是理也生誠愚昧伏惟執事詳察所以言之之心幸甚

與田令公論鄉中糶穀事書 戊寅

應箕不肖蒙執事寵之備伍之中加之賓客之上不以身不至庭為疏傲又不以有所議論為干請而諮訪時及雖古人所云特達之知有加於此哉頃言興革數事俱蒙采納獨敝鄉糶糴不均小民窮苦之情未有盡陳其弊者不肖又安忍默默於此敝邑多聚鄉而居人多田少每年半仰食江船之穀即寒鄉一方多至二十餘萬石此皆客所販也客販者多量遠近時日以收子母故價低昂有時但使隨時平價猶未

如十三

十

甚為民厲也近城糶糴出入皆用斗斛斛皆經官較者未能意為多少輕重也又賣米有市民取之唯時無沿門告糶之苦也獨敝鄉富戶取田租而閉之必乘販之適缺伺價之極昂民之至無告然後開糶糴不用斛而用秤於是貴賤聽其口裁輕重惟其手授而開閉任其意行窮民非乞糶無從得食於是仰鼻息揣風旨甘受捺揜內忍哀痛而莫可如何矣敝鄉田租每畝徵取二石而收之者用租秤租秤者每石二百二十觔也出糶則用發秤發秤每石九十觔也天下有一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平交納條鞭折色皆用廣等等至廣而止矣糶穀者則每兩又益三分焉向例糧食出入銀皆九八色而止矣糶穀者皆取足紋窮民拮据所積稱貸所有何從得紋於是加色則又聽富人意估有量五為一折七為三者矣通計窮民糶穀一石秤減其觔等加其分銀折其色是

外去五十而後能致一石也嗟乎言念斯苦有不痛哭流涕者乎而富人且因以明得意故爲富不仁古今之通論也竊恐長此不革又加以凶荒急而走險禍將立見故不肖請執事先爲諭以開譬富戶動之以惻隱悚之以禍患而官爲平其秤等使出入輕重皆準於一又鄉各立一經紀估銀平價皆照時貴賤而酌之乎中其有不率者許各地方保正指名出首以法懲之庶貧富兩得而地方可長恃以無恐或有謂不肖此言似難爲富者不知天下獨苦窮人耳此減分毫而不爲損彼獲錙銖而已爲益且使民益窮極無聊即富者豈能長享其有哉不肖之言發於至公至平其於情弊亦至纖至悉執事以神明父母之心下加體察知必有惻然動念者伏惟即賜施行民之感惠宜以世世矣

上鄭太宰玄嶽先生書

丙子

妙十三

十一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值南中日遠典刑不勝悵惘秋風迴翻又甚負懸言之愧集但今歲閨中之牘其未蒙一點者猶之癸酉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惜今不肖反自覺爲故事矣文章憎命即此可見而義命強安益於此思過半耳復社一事竊恐究竟不知所底不獨不肖輩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名士即不敢望三君八顧之列然論文求友亦何負於國家而小東之號其爲當事切齒如此即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者而今以爲結黨把持此不過借以箝天下之口而盡空善類耳朋黨之禍古有明鑑豈聖明之世忍見此哉昔人謂善人在患飢不及餐當今不得不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生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倦切且老先生周南留滯不可爲不久使從此而

遂所請二疏不得獨有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冢宰賢否使自今而移其居南者於北則天下喁喁方自此始雖東山豈必堅臥哉眉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外致呈二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削

上金楚晚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蓋有知己重於感恩之說矣居恆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為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足為知己哉以是為知己則今自郡邑所升與鄉會所取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己是知者與受知者亦陋其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國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嘗有特達之遇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序

妙十三

主

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為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末經闈者三遭焉生不為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沈于世俗之中而得失有命固不可強且此豈真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昭拂之及亦既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階下而歎其往日之不逢喜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可收及不肖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虛意垂聽使得畢獻其狂于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怒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廢之卷猶屢蒙下索若深有慨歎于不肖之遭遇者于時同人間之徧傳鄉國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為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遇知己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于是忘其固陋盡以生

平所著作上陳蓋生于時文其合離之故既已不越明公所
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弘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士
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以傳後即
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于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爲世用生不
揣于古人之書頗有論究而于當世之故亦閒能發明其言
或可自爲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僥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
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即不然而終遭擯棄生將竟其立言
之志亦終不沒沒于世而已伏惟明公盡賜省察錄其言之
可用者復鑿其漆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于此是生之
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科場條陳生不過在事言事
併乞鑒其心之無他盡賜施行是又天下世道之幸也生無
任惶懼待罪之至

與徐虞求通政書

妙十三

三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章瀆聽知不肖言發至誠俱蒙收
錄聞諸人亦皆不負所舉矣此一役也拔淹振貧使才士憤
勵亦南中數十年未有之事也當今寇_■交動海內騷然留
京根本重地復遭蝗旱不可不謂大憂得執事彈壓輯盜之
覺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
天下大勢籌之恐當躑躅北轅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
駁之繫于納言者厥責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懷詐挾欺以
言希用者不可勝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
少如陸文聲張漢儒輩傾覆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
當時不聞回駁直達御前近日沈眉生懷忠發憤至再至三
此豈非明主所欲側席而求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得
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事早膺是職安得有此然後知國
家不論何官以正人居之皆爲有益況執事今日所居實言

路所繇以通塞哉。報不甚傳不肖竊嘗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此者數次矣今秉樞何人督邊何人前召對時謂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令其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為感慨泣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晏然而已乎即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為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賊非責戍守令必不能滅非盡罷督理監紀等官盡撤四方調募之卒守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用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矣不如此而賊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但存鄙言以為後驗可耳古人有書生料敵者不肖亦不幸而言之屢中矣孫碩膚豪傑也臨行時不肖惓惓以項忠襄劉東山相期友人劉城赴薦北上此兄今之更生也彼當不以保舉終局者幸俱留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疏名以聞中

妙十三

古

有劉廷鑾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子俱可備執事夾袋之用不肖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屬者蓋薦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為冢宰居政本不肖亦將盡舉所知此固執事所深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為國珍重

樓山堂集卷第十三

